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项目资助

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

第一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

第一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學科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 第一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编; 刘跃进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201-2930-5

I. ①古… II. ①中…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4104号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

编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
主编 / 刘跃进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李建廷 赵晶华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23千字

版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201-2930-5
定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编委会

主编 刘跃进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达敏 王秀臣 刘 宁 刘跃进 吴光兴 张 剑

郑永晓 范子烨 竺 青

执行编辑

吴光兴 郑永晓 陈 君 李 芳 朱曦林 都轶伦

发刊词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学科建设“登峰战略”，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获评首批院“优势学科”。编辑、刊行《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集刊）是本学科拟定的建设“优势学科”举措之一。

按惯例，本刊可名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动态”。今为简明起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省称“古代文学”；不名“动态”而称“前沿与评论”，略微表达学科同仁一点期望，追求比“动态”更为积极进取的学术定位。“前沿”不是普通的边界，而是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前卫边界；“评论”表示对于学术前沿的更多一些的主观参与、思考与批评。

在学术工具电子化、学术共同体全球化等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本刊将瞩目国内外古代文学学科前沿状况，致力于对学术传统、学术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致力于对学科内各领域的基础、现状、未来展开分析与研究，建设一个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新平台。

1978~1989年，文学研究所编辑、刊行过《文学研究动态》（中间改名“中外文学研究参考”“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文学研究界产生过不小影响。希望该刊“复活”的声音，学术界时有所闻。院内兄弟研究所以“动态”为名的刊物，坚持下来、取得成功的也颇有其例。另外，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近年来已经基本上不刊发书评。筹办《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在古代文学学科的范围之内是对本所学术风格与责任的一种继承、补充与担当。

古代文学研究年度论文、专著、学位论文等的产出，数量巨大。按照科研常规，对于学术史、学术前沿的梳理与评估，为立论的前提条件。而

目前，这方面现状（特别国内）普遍难惬人意。本刊专门为学术前沿评论、学术史研究开辟一个新园地，有利于培植严格的学术规范，提升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品质。

改革开放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也空前巨大。然而，通行的数量化管理模式催生出海量成果，也制造了一些泡沫，学术生态面临新挑战。本刊将依托本学科力量，联合学界同道，坚守客观、公正的标准，参考国际惯例，激浊扬清，努力为新时代学科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略事鼓噪、略尽绵力。

国内学科的短板亦亟待自觉弥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国际通行惯例多将日文作为仅次于中文的基础科目，东亚地区“汉文化圈基础阵地”的地位无法漠视。本刊将有意识地逐渐加大对东亚汉文化圈学术前沿与学术史的介绍与评论。全球化的今天，本刊也将尽量关注国际范围的学术动态。因应互联网与电子文献的新形势，本刊也会注意讨论、交流文献与研究资料数据库建设使用方面的情况。

本刊拟每年两期，于6月、12月出刊。拟设栏目包括特稿、笔谈、书评、访谈、专题评论、前沿综述、会议纪要、项目动态、论点汇编、新资料、特藏文献等。

急剧变化的时代，更要有历史意识。《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拟以“过去—现在—未来”为纵轴、“中国—东亚—国际”为横轴而定位，黽勉从事，拾级而上，致力于本学科“登峰战略”的使命。孔子曰：“如坳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前路正长，让我们戮力以进！

目 录

“十年前瞻”高峰论坛 / 1

特 稿

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

——域外汉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伯伟 / 55

专题：《古本戏曲丛刊》与戏曲文献研究

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 程毅中 / 73

《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感言 吴书荫 / 75

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考订 么书仪 / 83

《古本戏曲丛刊》在日本的利用 [日] 磯部彰 撰 石 雷 译 / 96

特约访谈

初到文学所 刘世德 口述 夏 薇 整理 / 121

新著序跋

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刘跃进 / 133

前沿思考

当前先唐文学研究的几点新动向 孙少华 / 151

关于明代壁画研究的几个问题

- 基于读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的一些思考 … 王敏庆 / 162
- 宗教·翻译·文学：近代以来理解梁发的不同思路 …… 李思清 / 182

会议综述

- “集部文献整理之经验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 孟国栋 / 201
- 第十四届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 林甸甸 / 206

Contents

Ten Years Outlook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Summit Forum / 1

Feature Article

From New Materials and New Questions to New Methods: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Overseas Ancient Chinese Texts Study *Zhang Bowei / 55*

Special Theme: *Gubenxiucongkan* (古本戏曲丛刊) and the Research and Collation of the Xiqu Literatur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Accomplish the Set of *Gubenxiucongkan*

Cheng Yizhong / 73

A Few Words abou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Vol. 6 of *Gubenxiucongkan*

Wu Shuyin / 75

Recalling the Editing Process of the Vol. 5 of *Gubenxiucongkan* *Yao Shuyi / 83*

Gubenxiucongkan's Academic Influence in Japan; Focus on the Use of Vol. 9

Isobe Akira (磯部彰), trans. Shi Lei / 96

Special Interview

My Early Days i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SS

Liu Shide, trans. Xia Wei / 121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Recent Writings

Problems of Collating the Old Annotations of *Wenxuan* (文选) *Liu Yuejin* / 133

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

New Trends in The Pre-Tang Literature Study *Sun Shaohua* / 151

Questions about the Study of Ming-Dynasty Frescoes *Wang Minqing* / 162

Religi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Sever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Liang
Fa (梁发) in Modern Times *Li Siqing* / 182

Conferences Summaries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of Collating the Traditional Antho-
logies Academic Conference *Meng Guodong* / 201

Minutes of the Fourteenth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Academic Conference
Lin Diandian / 206

“十年前瞻”高峰论坛

2017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研讨会。会议分为“先秦至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两组，分别由刘跃进、吴光兴，竺青、张剑主持。本专题所收发言稿已经与会专家本人审阅，按发言顺序排列如下：

詹福瑞、徐公持、陆永品、张新科、王兆鹏、汪春泓、葛晓音、陶文鹏、董乃斌、刘宁，以上第一组；左东岭、关爱和、彭玉平、王达敏、郑永晓、孙逊、李玫、潘建国、杜桂萍、宋莉华，以上第二组。

在“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 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詹福瑞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午我参加了《文学评论》六十周年纪念会，听完很有感慨。在中国，学术研究一直很受重视，但它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往往和我们时代的文化、政治结合在一起。想要自己关起门来做一种象牙塔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跟着时代走，跟着潮流走，想变也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怎么做，是现在

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学研究本身就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社会的学问，它不可能离开社会，也不可能离开政治，不可能离开人，所以当代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和当代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而且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前人的文化，但我们站的立场，应该是当代的立场；我们研究的立场、价值观也应当是当代的价值观，而不是古代的价值观。正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研究还是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而不是做一种完全独立自足的东西。这个观点我也在不同场合讲过。

这其中就涉及一个问题，既然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都必然是当下立场、当下价值观的研究，那么我们的研究怎么做才叫自由，怎么做才叫独立。我个人认为，所谓的独立，所谓的自由，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立场，这一点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虽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这个潮流，可是自己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学者个人的自由，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一个底线。可是在现在的研究中，恰恰很多学者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古代文学研究界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总体来看发展很正常，没有过多的热点，也没有过多的炒作，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但也比较平寂。虽然传统文化现在很受重视，但就古代文学研究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被卷入（这种时潮），学者仍旧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继续往前走，所以没有炒作的问题，可是有几种倾向仍需要我们注意。

第一个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现在由于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导向，这些年开始倾向于做大而全的东西。现在重大课题立项基本上都是某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像董（乃斌）先生他们做的“叙事学研究”这类理论的研究很稀少。现在都是做文献，而且做文献并非做新发现的文献，而是淘老文献，把很多老文献汇到一起，影印出来。这样的导向，有可能导致对古代文学的理论性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我最近拜读了董先生寄来的书，还有葛（晓音）老师关于唐前诗歌体式的著作，非常钦佩。不但学理性、理论性很强，而且以文献作为支撑。我感觉确实是在推进解决古代文学，尤其是其研究内部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一些外在的问题。比如说做诗歌体式研究，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诗歌里面是以抒情为

主，而董老师抓住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另外一种叙事性的书写方式，这些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理性。说实在的，我比较乐见的还是这样的研究。在座的重大项目的带头人有不少，兆鹏兄、跃进兄、新科兄，包括我自己，我们几个都在做。将来如果就把文献的东西影印一大套放在那里，当然会为我们研究少见、稀见文献提供一些便利，但是究竟对古代文学研究有多大促进，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都在讲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文史哲不分的。按照过去的讲法，经学也算文学，史学也算文学，也是不分的，所以现在 we 面临着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究竟怎么研究。过去陶文鹏老师讲，要回归到文学，这是针对泛文化的研究提出来的。可是既然我们一再在讲古代文学就是文史哲不分的文学，那我们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归文学本体？这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在对古代文学即所谓的文史哲都在其中的“泛文学”做研究时，还做不做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这些年，真正对古代文学做文学性研究的课题和论文，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多，而且做得不是很充分。我感到困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古代文学中文史哲不分，所有哲学的、历史的都可以算作文学，那“文学性”还算不算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做文献越来越容易。随着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我们获取文献的能力越来越强，过去所谓的珍稀文献，我们现在都很容易得到，前辈学者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确实给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里也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还要训练学生做传统的学问。近几年来，我在看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怀疑有的研究生不读整部书，不读一部完整的集子。再一个，读白文的能力也越来越差。我过去每年都看三十多篇博士论文，去年因眼疾只看了二十多篇，可以这样说，没有一本的引文文献在标点上挑不出错来，那么我们传统的训练在现在的技术环境下还需不需要？

这里面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需要做经典的研究。现在还有个倾向，研究一些中小的作家。这些作家没有被研究过，每个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那经典的这些作家还需不需要研究？从近年课题及博士论文选题来看，像李白、杜甫、《文心雕龙》、《文选》的选题都还

有，但是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这些经典作家就不能研究了，比如我最近承蒙跃进兄关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文《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研究李白的经典化，涉及李白“天才诗人”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讲李白是天才诗人，但为什么说是天才诗人，天才在哪儿，我翻了翻文章，很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系统深入的研究。可见有很多问题看似研究过了，但实际上还需要研究。而且我认为，研究经典作家，才能解决文学史上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而研究不入流的作家，很难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看，确实处于平稳而扎实的向前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倾向，我个人认为需要引起关注，借此机会提出来，请各位老师指教。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徐公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论坛的主题是对古代文学的“十年前瞻”，我拟了一个发言题，用了《论语》中孔夫子说的两句话。这两句话也是文学所老一辈学者中吴世昌先生说的。吴先生也是董乃斌、陶文鹏两位先生的恩师。1965年5月，我从安徽寿县搞完“四清”刚回到所里，就有幸赶上文学所组织去潭柘寺春游。吴先生带着爱女一起去，途中他兴致很高，讲了很多话，我们一帮年轻人都跟在他后面，听他介绍潭柘寺的掌故和建筑。吴先生领着我们一路进了三四座殿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女儿不见了。他着急了，甩开我们就往回走，一直到庙门口，才找到他女儿。原来庙门口有一棵迎客松，据说会对客人摇动树枝表示欢迎，他女儿就在等那棵树向她招手呢！吴先生领着女儿回来了，他笑着对我们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吴先生说出这八个字，不但风趣幽默，而且意味深长：做事情勇往直前固然不错，但有时候往后面看看也很重要。

今天编辑部邀请所内外专家学者，举行以“十年前瞻”为题的学术会议，以示庆祝。我有幸参与盛会，十分荣幸。我们古代文学学科要得到发展，健康成长，自然应当向前看，着眼未来。我们要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准备，来迎接今后的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如何推进学科的正常发

展，并且尽量避免走曲折弯路？为此必须通过深入思考和探讨，设计它的优化发展路径，并且预做各种必要的准备，以开拓学科的新局面，所以做好“前瞻”，是必修的功课，否则学科的发展将陷于盲目自流的境地，作为学科核心刊物的引领作用也会受到削弱。

但是前瞻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大局在胸的广阔视野，要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还需要深湛厚实的学术修养，以及高度灵敏的超前眼光。本人不敏，除了对学科发展持总体上的乐观态度，坚信“明天更美好”外，我描述不出具体的未来十年学科前景。未来古代文学学科的走向和发展路径，研究重心的改进，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变化，学科体制的提升，以及研究人才结构的改善等，这些要素在今后十年的演变，对于我来说，都难以说清。大着胆子设想一下、推论一通、描绘一番也可以，但那是不严肃的，我不喜欢捕风捉影。

再说，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又加大了前瞻的难度。这个学科公认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对人类的精神、文化、心理、审美等方面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现实的或者历史的研究，以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由此，其发展的动因，也与别的学科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很难利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原理，或者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分配的统计数字，用一些技术性参数，如数学模式、物理化学规则、定理、公式等，来模拟和测定人文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另外，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倚重学者个人的理性思考、道德判断和悟性发挥这些要素，所以也不完全能够以“规划”或者“项目”等方式，充当学科发展的手段，所以事实上这里存在若干不确定性，我们勉强来做人文学科的预测式推论式“前瞻”，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蹈空踩虚”的境地，那是有些危险的，至少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在学风上也不宜提倡。

怎么办？作为一名古代文学工作者，我认为不妨将“后顾”补充到“前瞻”里来，以“后顾”为“前瞻”的重要内容。我说的“后顾”，不是向后看，走回头路，而是回顾学科历史，总结学科的成败，明辨得失，以设计更好的学科发展之途。这种以“后顾”为内容或者主题的“前瞻”，就是常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做，既可避免凿空立论，虚妄渺茫，又能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前瞻”易虚，“后顾”易实。虚实相生相济，能够为学科的未来，辨明更好的方向，设计更好的道路。何乐而不为？

对我们来说，“后顾”的对象主要就是近百年以来的学科史。而百年学

科史，基本上对应着 20 世纪，这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关键世纪。就在这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一种古老的传统“学问”，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对于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巨大进步。将明清时期的文论、诗话著作，与 20 世纪产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论著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著作的内容形式，还是其产生方式及社会意义，两者都存在鲜明的本质差别，犹如凤凰涅槃。这是其一。其二，20 世纪文学学科，经历曲折，形态丰富，既出现过令人惊异的繁荣兴旺局面，产生过许多学科巨著，涌现了举世瞩目的多位学术大家，成绩斐然，也发生过严重的曲折、停滞甚至倒退。百年学科史内涵非常丰富，值得任何一位理性人士的关注，从它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教益。总结百年学科史，是最切实有效改进当今学科体制、寻找学科发展途径的良方。学科繁荣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哪些条件，为何会发生学科萧条，背景情况又是怎样的？事实俱在，只要尊重史实，不怀偏见，深入理解，即可提升我们的认识，有益于学科建设。如此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怎么可以不去认真总结，反而轻忽无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界人士，关注这个重要课题，并且做了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刘敬圻教授主编的《20 世纪古代文学学科通志》（2014 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五大册，就较详细地梳理了百年学科的发展经历，涉及不少学科进步和曲折的事态，探讨了一些问题。本人有幸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当然那只是初步的尝试，远未达到做总结的地步。实际上对于学科史研究，我们也不应提倡轻率做结论，“一言定鼎”，“一步到位”，还是要尊奉“双百方针”的精神，在各种意见的交流中逐步推进，以利于长远的学科建设。要之，我认为有必要做“十年前瞻”，前瞻的好处是开拓思维，鼓励创新，勇于进取；但如果能够与“后顾”结合起来，“瞻前顾后”，则可以使前瞻更加充实，更加可靠，更加合理。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效益无疑更好。

当然“后顾”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从业者具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持有系统的理论分析能力，掌握尽量全面的文学史料，才能做到去伪存真，揭示历史真相，把握历史本质。这些皆有难度。从掌握史料角度说，有些情况虽然距我们不算很远，但长期被忽略，真相明暗不清，还需要下力气发掘、清理。比如五四时期，我们对文学革命派学者的活动了解得很周详，但对那些“非主流”学者的状况，则有所忽略。还有二十世纪后期某些时段的一些情况，也有可能受到有意无意的屏蔽。不过这些

困难都可以在深入研究过程中逐步解决。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的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这是至理名言。

我这里引用孔夫子的两句话，就是想说明“瞻前”是离不开“顾后”的，“顾后”能够更好地“瞻前”，希望《文学评论》引领古代文学学科同行和广大读者，努力进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美妙境界。

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

陆永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如福瑞刚才所说，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文史哲都需要研究，这话没错。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也就是需要研究除了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美学、思想史，这都是为了从侧面更好地阐释文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不打通研究文史哲，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就不彻底，容易出错。我举个例子，《老子》里有这么四句，非常经典：“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多我平素向他们学习的哲学专家、文字学专家、国学大师，在解释这四句话时，因为对文学的认识有所欠缺，而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把“大方无隅”解释成“大的方形没有棱角”，这就不符合《老子》的原义了。对此庄子曾做过解释，说从小的角度去看大的形貌是看不清楚的，而不是说大的方形没有棱角，这是非常富有哲理的。“大器晚成”说的是大的器械因为要花功夫，所以较晚才能做成，这是比喻人才成熟得比较晚。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把“晚”字写成“免”，应当是同音假借，但有学者把“免”解释为“无”，就失去了原意。楚国郭店简的《老子》则作“慢成”，“慢”义近于“晚”。我八年前写了《“大器晚成”辨》，分析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对《老子》的曲解，可能源于不懂文学上的比喻手法，或对老子哲学理解不深。再如有的学者不理解《老子》中为何有很多重复的文句，这是因为《老子》是哲理诗，当时诗篇经常采用“重复”这一文学手法，在《诗经》中就有大量例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以此正确地诠释经典。